

◎ 王國熙 校長

本文為三國熱心校長於今年2月11日受邀出席美國教育委員會年會（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ACEI）所發表的事務簡報。ACEI為美國政府支持的高等教育重要智庫，對美國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有極大影響力。2006年曾邀請國臺上學區名醫藥大學校長在府前行政主會與會，探討如何以國際化建設促進多邊合作的發展策略，以促進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目標。王校長是因此唯一受邀為引言人的大學校長。我所邀請的是該年會資深副主席 Dr. Benjamin Orellana，他曾於去年5月31日從大學的副校長部校長請時，對與會的各项建設，教育發展及教育素質留下深刻的印象，因而向王校長提出此項簡報的邀約。

強調國際化的學院網絡是其區長久以來的傳統，在傳統時代，這種國際往往是以單一科制制度考卷、符號上，中法元通一套管道來完成。在當代台灣，這種制度則以公立以專科大學教育或甚至制研究所教育的熱中。結果，目前台灣有一百四十所大學，（含台灣大二是四千三百萬人）。這些大學之中有不少是專業教育機構，需要透過機構間的合作來擴大開辦課程。

高雄醫學大學位於高雄這座海軍城市，在全台灣人文方面與中山大學，在教育領域方面與南高雄師範大學建立合作關係。我們成建學科在這些大學選修人文、管理，以及教育方面的課程，而我方的一些教授亦提供這些大學及其他高雄市内與鄰近大學於醫學人文方面的課程。

台灣許多大學非常歡迎，人們健康、無無藝術、人文、社會科學，以及自然科學的跨領域合作。此種程度遠非傳統學術課程所可預料的方式逐步放逐，讓能有與學員之互能網絡上互動，我們正擬在不久將來會有更多大學採納更多這類跨領域課程。這將成為國內及國際多元合作的有效機制。

全球化能夠促進合作，縮短合作夥伴之間的地理距離或文化差異，亦能促進互國與互國的合作，就其特質而言，這又賦予其存在的意義。也因此建立能夠相互相互存在及促進盛會的環境。依我所見，尋求國際合作的機構需要具有遠見與責任的主管，致力提升校內外學術領域間可相互促進的合作與整合。

以高雄醫學大學為例，本校多年來雖然提供優質的醫學教育，但有許多研究部門尚未完成而未盡探其具，而產出的可能性。許多教學活動多以傳統方式進行，我們意識到應將醫學教育已不見於未來來的醫師將得面對二十一世紀之醫藥環境具備知識、技能，以及態度，而原在教育的終極目標是教育出能夠以廣納新知和靈敏的心去適應社會的醫師。並且激發他們將其專業生涯依然能夠與社會學習的想見。同時，期望他們在國內及國際市場均能奮力表現。為了達成此項任務，我將為醫務之急首先整合全本地與其他國家的訓練，讓高雄醫學大學能夠國際化並發展。我於我在美國醫學大學三十多年的實際經驗，從研究生、醫師、研究人員、教授、醫務主管，我將全盤轉立專業國際學術機構教學與研究計畫的合作整合策略，因此，我們倡議許多在美國受到同的教育系統來支持我們自身制度從小啟發經驗的系統，同時，運用經驗來評估成果，才能以立即見效。

為了在國際上能夠成功，不只策略及其後續策略必須適當，公司主管的態度亦必須適當。更重要的是，人際關係亦扮演著重要角色：1. 引導策略及機構轉型。2. 帶領機構向國際網絡及發展新領域。3. 形塑一些對國際化具有關鍵地位的新的人際關係。4. 提供新市場的知識。我們目前生活在數位時代，一個資訊爆炸與時代，近來，網絡已經成為國際整合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對網絡文化正在形成的學術社群而言。

網絡可以來作為：1. 教學輔助。2. 數位圖書館。3. 建立虛擬社群，如：教案等。

因此，透過「資訊社會」的建設，全球化可以達成：1. 改善知識傳播。2. 增加知識的數量。

結果，複雜網絡的發展以及促進網絡社群與網絡的廣泛使用，將是達成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有力策略。

高雄醫學大學曾派遣醫學長與國際到非洲及太平洋波未開發國家服務。我們根據該地區的需求培訓當地的醫療人員，這樣的傳統使我們的教師及學生的機會更多，對國際人文的真正意義，以及全世界不同文化間的理解。

台灣除了從引進國家的例子被系統而涵蓋甚多，同時也能以國際社會、傳統的時間網絡與現代的西方個人主義兩種結合，而發展出的「參與的個人主義」，或可與台灣邁向現代化之路途息息相關。國際學者或許能夠從比較的觀點來研究知識網絡，建立一套對國際社群更具意義的活用模式。

